

说干就干，他从眼前这些枇杷树下手检测——结果“轰动”了整个分局——枇杷树上有很少量的农药“五氯硝基苯”残留。这让大家觉得，毒物检测大有可为。

刘缙主动联系了各派出所，希望他们能把侦办案件过程中可疑的物品送检。

也正是在这时，“犀牛液”出现了。

2018年4月，金山分局象州路派出所的民警送检了一包名叫“犀牛液”的假药，包装袋上没有厂家，没有加工地点，更没有成分。

实验室检测报告一出，刘缙立刻反应过来——这哪里是假药，这不就是毒品吗？然后，他对照了毒品名录，“犀牛液”里确实确实含有一种名叫“N,N-二异丙基-5-甲氧基色胺”的毒品成分。

上海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。2018年9月，警方顺着线索找到了位于某地的制毒窝点。说是“窝点”，其实就是一个工厂旁边的小房间。制毒人是一个仅有初中学历背景的“90后”，制毒过程完全是其自己摸索完成的。

在影视剧中，人们看到的都是警察拿枪追捕毒贩的惊心动魄的场景；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对刘缙这样的“猎毒人”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寻找证据，有证据才能将制毒人绳之以法。

警方赶到制毒窝点时，嫌疑人已经把所有房间内的仪器都清洗了一遍。刘缙明白：如果在现场找不到“犀牛液”成分的痕迹，就真的相当于让制毒人逃掉了。这时候，他看着眼前的仪器，仔细一想：像这种玻璃型的化学仪器很难清理干

净，尤其嫌疑人是在匆忙之间处理的，他一定会有疏忽。

于是他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，仔细地对所有仪器进行取样和检测，任何细节都没有放过。最后，在分液漏斗和一个瓶子接缝的很细小的地方，刘缙发现了一点点白色的颗粒状物质。经过检测，这成为了最关键的、也是可以直接定案的证据。

“减肥药”检测完令人震惊

新型毒品层出不穷，毒品贩子也越来越狡猾。前几年刘缙他们打击“犀牛液”，主要是通过追踪电商平台这个渠道，现在新型毒品的销售更多采用的是“国外社交媒体渠道销售+国内发货”的模式。为了对这一块进行打击，他们也在尝试运用网络查证的方法。

在这些社交媒体中，随便一搜，就能看到一些指代新型毒品的“黑话”——比如“叶子”“草”“香料”等。常见的新型毒品有“邮票致幻药”“果味烟”等等。

不仅如此，不少人服用的“减肥药”，也有可能是毒品！

“近年来，在微商和代购群体中，减肥药是热销产品。我曾经检

测过各种各样的‘减肥药’，检测完我就震惊了！”刘缙说。

他发现：这些“减肥药”中，甚至根本没有减肥药成分，主要成分包含一些精神抑制剂、安定性药品、刺激性缓泻药、降血压药品，其中有的还是管制药品。

“卖药的人良心何在呢？消费者太可怜了，莫名其妙就服用了有害的药物。所以，我呼吁大家，一定不要乱吃药。”

同样，让人在不知道是毒品的情况下就服用的，还有“死藤水”。

“死藤水”并不是液体，而是一种粉末。这种药物产地在南美的亚马孙地区，在当地被认为是一种“神奇饮料”，但它其实是被滥用的药物。

2019年6月，业务部门给刘缙所在实验室送来了一袋“死藤水”。他进行检验后，确认其为一种新型毒品。

2020年，上海市区某公安分局发现一个群体，以吸食“死藤水”作为某种仪式，立即对其进行了捣毁和抓获。

这个消息，对刘缙来说，真是大快人心。

涉毒群体都是以隐蔽的方式吸毒，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拉进了毒品的漩涡中。这也是为什么刘缙他们要坚持不懈地进行禁毒宣传。然而，即使“猎毒人”付出了很大努力，各种渠道对禁毒知识的传播也仍然存在各种错漏。

他举例说：“彩虹烟”是一种新型毒品，但是某网站百科里的配图却是一个“乌龙”——图片内容是某卷烟的烟盒，被打上了马赛克，误传为是“彩虹烟”。这样的例子

下图：刘缙受邀参加亚洲法庭科学学会第十届年会，并作全英文演讲。

